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七月十一日 第六五五六號 今日一張售價五百元

發行人 匡 開 莫

時代書報社出版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七

詩創造

帶路的人 第1期

星羣出版公司刊行

今日四場 二時 四時 六時 九時

杜美

蘇聯驚險緊張空戰鉅片

鐵血神鷹

原名「莫斯科的天空」

有激烈的空戰

蘇德戰爭一頁史實

可歌可泣英勇偉績

魯境戰事日益擴大

荷澤定陶續被攻

濟南仍緊王耀武前綫督師

〔本報綜合報導〕孫立人將軍九日由瀋飛抵南京，分謁蔣主席及參謀總長陳誠、國防部長白崇禧等，對東北目前戰局，報告綦詳。消息靈通方面盛傳參謀總長陳誠將於日內親赴瀋陽一行，孫立人將軍並將同往，此事與東北戰局之發展，極有關係。此外蔣主席將於日內啓節赴平並將前往東北一行之說，亦已成熟云。

共軍劉伯誠部八萬餘，於攻陷鄄城，鄆城，巨野後，又在百度高熱下續向荷澤、定陶進攻，荷澤城內……，共軍企圖在打通黃河南北岸走廊以貫通魯北、魯南、晉西，俾與魯南會合，連日戰況激烈。同時濟南情況又緊，共軍五萬餘由淄博綫向濟南外圍集中，王耀武司令今長親赴前綫指揮，並將東阿縣城重重包圍。

魯西殲滅戰愈演愈烈，荷澤方面國軍，轉移外圍有利陣地，鉅野外圍，雙方爭奪戰亦極激烈，臨沂方面國軍，鞏固城防，並動員民衆，充實自衞力量。據李延年氏談稱：臨沂治安決無問題，鄆、臨間頃亦發現共軍約一縱隊，盤據桐公莊、馬陵山一帶，番號尙未查明，其企圖在破壞鄆臨公路，已被國軍嚴密監視。沂蒙山區之主力戰，目前仍在湯嶺間進行。

巴黎會議揭幕在卽

六國不參加

十五國接受英法邀請 僅芬蘭一國尙未答覆

〔聯合社巴黎九日電〕波蘭與南斯拉夫今日深夜宣布，拒絕英法邀請，追隨蘇聯及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不參加巴黎會議，討論美國務卿馬歇爾援歐復興計劃。

〔聯合社巴黎十日電〕匈牙利今日正式宣布，謝絕英法邀請，因之，拒絕參加巴黎會議討論歐洲復興事宜者有蘇聯，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等六國。尙有待答覆者現僅有芬蘭一國。匈牙利經長時間會議後在布達佩斯發表聲明稱：「此種會議，有大國並不全體參加，所以匈牙利未便出席，深以爲歉。」

〔法新社巴黎九日電〕自瑞典，挪威及丹麥三國外長在丹麥京城舉行會議，決定參加行將於七月十二日在巴黎舉行之歐洲經濟會議之後，接受英法邀請之國家，現已達十五國之多，此十五個國家爲：奧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南愛爾蘭，希臘，冰島，義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及土耳其，此外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二國則已正式拒絕，阿爾巴尼亞內閣亦已於今晨決定拒絕英法之邀請。

捷總理外長 同訪莫斯科

印度報紙批評 馬歇爾援歐計劃

說馬氏訴苦毫無理由

〔塔斯社新德里八日電〕「巴基斯坦時報」昨天社論批評美國務卿馬歇爾的計劃稱：……

國軍封鎖共區港口

「解總」提抗議

美國軍事觀察員 對中國局勢觀感

〔聯合社華盛頓九日電〕……

美十參議員竟主修改 聯合國憲章

據說「爲了世界和平」

〔聯合社華盛頓九日電〕美國參議員十人今日向參院提出決議案，主張召開聯合國憲章修正會議，……

印尼覆文 荷人滿意

〔法新社巴達維亞九日電〕……

美報紛紛評論 美國援華問題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九日電〕……

大美汽水

好的礦質水

牌子最老 風行全國

五華行經理

大美汽水廠出品 電話五〇〇一二·三

請飲

中國汽水

中國鮮桔水

中國汽水廠出品

廠址 西藏南路二九九號 電話 (二〇)七〇九四〇

事務所 金陵路二三四號 電話 八八三二八 八六九一四

一週國際經濟述評

歐洲的經濟合作

阿爾古斯

分裂歐洲的曖昧性格

……

「歐洲對美國依賴」的加強

……

歐洲經濟合作仍有希望

……

蘇聯和東南歐諸國的作用

……

英國人民抗議 騙人的佛朗哥「公民投票」

各地提書抗議

……

向西使館進發

……

要求與西絕交

……

本市新聞

紗布連日波動不已 警局昨特傳詢布商

中紡配紗不多黃牛黨大見活躍

〔本市訊〕經濟監察會報金鈔組仍繼續執行各項工作，至於紗布組組織辦法正由紡調會草擬中，惟連日來紗布仍告波動，警局經濟科特按照經濟緊急措施第五條之規定，昨晨特傳棉布業公會負責人董久峯，詢以日來棉布上漲原因，據董氏表示（一）中紡配貨少，（二）市場貨物缺，（三）中紡售價大，（四）棉布限價未確定，警局根據以上各點，已函紡調會請速公佈棉布價格，抑平棉布黑市。關於紗市情形，據紗業中人表示，本市民營紗商原有門市部五六十家，現因中紡公司設立二門市營業處，直接配予業戶，其配價較普通市價爲廉，因此申請配售者極多，各民營紗商幾已全部停業，該中紡門市部之配額每人限爲兩小包，一般正當商人申請配給者，則極少，致黃牛黨從中活躍，利用循環套配辦法，積少成多，轉向黑市漁利。茲悉警察局方面已令第六區紡織業公會報告配紗情形，以作取締黑市之參考。

法商各路車輛 昨日一度停駛

抗議查票員被軍人毆辱

〔本報訊〕本市法商二十二路紅色公共汽車於昨日下午二時左右……

三輪車夫請願

〔本市訊〕本市三輪車夫約七百餘人，昨……

蘇僑返國登記踴躍

超過限額延長登記日期 白俄六百請求入籍

〔本報訊〕蘇聯僑民遣返本國之登記，原定四日，現已期滿，……

計口售油實施辦法

今提市政會議討論

〔本報訊〕關於全市計口配售食油問題，……

取締棧單交易 限制範圍縮小

〔本市訊〕關於……

英領事訪地政局 敎堂請免地價稅

〔本報訊〕英國駐滬領事……

黃浦江隧道 建築計劃今討論

〔本市訊〕……

渝筑綫班機 十四日起恢復

〔本市訊〕……

印鈔失業工人 飢餓疾病交迫

〔本報訊〕本市中華書局印鈔三百餘失業工人……

曁大敎授續有解聘

被捕學生一人獲釋

〔本報訊〕國立曁南大學敎授……

發給差金 改善辦法

〔本市訊〕本市公……

勸銷助學章續進行

參加人數更踴躍 昨第一日成績優異

〔本市訊〕學生自助助學總會勸銷助學章運動，昨日第一日成績優異，總數據尙未結出，估計已逾二萬萬元，與目標二億五千萬元相距不遠，昨日參加單位計達六十二校，共七千七百八十六人，每三人爲一小組，共二千一百三十六小組，今日勸銷工作將繼續進行，參加人數將較昨日更爲踴躍，因昨日又有不少學校前往報名領助學章也。昨日天氣酷熱，學生結隊於烈日下勸銷，成極辛苦，中午於各聯絡站進ABC麵包，今日勸銷工作將分晨晚二次舉行，中午暫停，以避酷暑。

英商電車糾紛 昨日商談順利

〔本市訊〕……

兩種集會

麥秀

上海雖然是一個國際性質的大都市，時刻都有親王，元帥，爵士之流光臨；然而像在日內瓦，巴黎常常舉行的政治性的國際集會，在這裏卻是不大出現的。倒是什麼志在『賓主盡歡而散』的『雞尾酒會』，『鴨尾酒會』，幾乎天天都不脫空。

不過，最近也算破了一次例了，居然有一個『聯合國』的什麼『經濟會』，開到上海來，連一架蘇聯飛機，也破例邀准在我們彌漫着美製汽油味的領空上出現了。只是這樣的集會，也只有這麼絕無僅有的一次罷，我們作爲地主的雖然願意耗費寶貴的外匯，希望將來再竭誠招待幾次，佳賓們也還是匆匆地飛回去。

一排排的坐下來，『行禮如儀』，『討論』，『表決』；或者是突容滿面的，互酹着高腳酒盃』——這些集會的方式，都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先前的決策議事，大抵是在油燈之畔，煙榻之上進行的；我們的羣衆性的娛樂或交際，也祇到打馬將爲止。現在能懂得那一套，無疑是一大進步。

不過無論什麼事情，偏於娛樂，比較輕鬆的動作或技術，總比嚴肅而正經的容易學，更容易精。現在正經的集會方法，固然已經進展到使用『電鈕表決器』了；可是有時候有人卻不免像還沒有學會走路的孩子，必須時刻有人攙扶似的，剛討論得一句，就要查一查什麼『初步』。總沒有碰盃，婆娑起舞之類來得圓到純熟。這大約就是交際性的國際集會多於政治性的原因。

我們這班蚩蚩小民，自然無福參預那種『雞尾酒會』的，無從具體描摹這盛會裏的活動。不過想起來，只要有一付高雅的儀表，宏大的酒量，堅強的腦勁，一定就可以很從容的應付過去，無須要特別爲什麼問題絞盡腦汁，說得唇皷舌焦的。

所以當這回『聯合國』的『經濟會』在這裏開會，蘇聯代表史吉青果頻頻發表他的議論的時候，許多報紙就覺得非常驚奇，都以『曉曉不休』，『獨持異議』一類的字眼，來做新聞的標題。在這新聞裏，雖說沒有直接的批評，但在文字的起承轉合裏，是揚溢着他們的深刻的憎恨的。

因爲他們顯然是以『雞尾酒會』的眼光來估量這會議：碰盃，婆娑起舞才是正事；嚕嚕的，唾沫橫飛，鬧得紅面赤筋，這還像個樣子麼？

在鴻慶樓

——生活散記之一——

蒲若魯

最近半個月來，我是成爲鴻慶樓的長期的食客了，然而他們從掌櫃的以至堂倌，還似乎並不認識我，這也許我是一個樓下客的緣故吧。

當我第一次走進去的時候，在內心裏是着實鬥爭了好一會，我在鴻慶樓的面前來回回的踱了三四次，看看是那麼輝煌而巍峨的飯館，走進走出的，都是衣冠楚楚的『勤得慢』和妖豔的『美死』或『臉甜』，我這樣一個蹩腳漢，走進去合適嗎？萬元以內的生意，他們感到興趣嗎？我決計上飯攤子去，和三輪車夫，黃包車夫，坐在一條長凳上，袒膝裸臂，高翹爬腳，多自在，多暢快！而且那些飯攤子的老板們，不老在招待：『啊出鍋大米飯，熱湯熱炒，來啊來啊！』然而我又記起了去年的那場幾乎送掉性命的霍亂來。飯攤子上一盤盤的菜，不是毫無遮蓋的儘在飛灰、煤烟、塵沙裏吹打着嗎？不是聽任蒼蠅叮舐，飛擾和踐踏着嗎？我不敢。記得去年在鄉下生病，有妻的看護，有免費治療，最後出院了，還特別送我修養費，送我葡萄糖針和奶粉，朋友們還寫慰問信，所以雖在飛機不斷的掃射和轟炸之下，我卻安然的沒有遭到危險；今年呢，如果再『食物中毒』，生起時疫來，那末怎麼辦呢？自然也有普善山莊來收拾，但在病的過程中，卻是不可想像的。前天，我親眼看見了一個『倒斃者』：傍晚，在馬路邊上躺着一個五十來歲的人，底下是一條破席，上面是一塊棉絮，躺在那裏，似乎誰也沒有看見似的。晚上，一場大雨，第二天我再走那裏經過，他直僵僵的躺着，赤裸的雙足，像白臘一樣，濕淋淋的瘦脚管，黏在瘦瘦的腿股上，我以爲他已死了，走近一看，胸部還是起伏着，嘴邊上有縷白色的痰絲掛着，但他並不哼；當天是一個毒熱的太陽；傍晚，他的雙足變爲紅潤了，但面孔更黧黑了；第三天，他還是如此，我問問住在路邊上的一個捲「磕頭牌」香煙的人，他說「不知道那裏來的，還是一個巡捕先生陪着坐了三輪車放在他那裏的。馬路上的掃垃圾的，又不好去報告，因爲他還沒有死，報告有死去，要吃排頭啊！」我再走去，一看，他的確沒有死，喉管還有些動；但是夜裏，又是一場雨，中上我出去，一看，他是死了，在雨水裏冲洗過的雙足，變得更白了；面孔，更瘦小，更黝黑了；傍晚，走過那裏，人已經沒有了，僅留了一大灘水，我想，大約普善山莊收屍時候冲洗的吧。

我終於鼓了勇氣走進了鴻慶樓。向裏一看，我安心多了，原來那裏，樓下的客人，並不個個是「勤得慢」或「臉甜」，這些高等的人，都上了樓了；樓下的人，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我還是不大放心，這裏究底不是大油傘或篷棚底下的飯攤子呀，我要裝一裝闊，免得被堂倌帳房的第一個印象不好，我喊了一個「客飯」。

這效果很不壞，我以爲：因爲當我說出「一客客飯」以後，那個瘦瘦的堂倌，立刻親暱地問：「先生炒啥菜？」我漫應：「隨便！」他就一面在他胸前的大袋裏抽起一雙筷來，還特地掀起烏黑的圍裙角來抹了抹，一面抑揚頓挫地喊起來了：

「蟶絲——客飯——！」

我很神氣地坐着，傲然地環視了一週。一個胖子，坐在我對面的，斜了我一眼，他卻不屑地翹一隻脚在凳頭上，膝蓋像皮球一樣抱在夾膀裏，他敞開了格子紡短衫，露出黑的胸毛，八字形的閃爍，一面喝着茄皮酒，一面夾着蹄子。他夾來夾去，挑精揀肥的一塊塊往嘴裏送。看來他是一個很講究吃喝的人，他對於皺皺縮縮的膀子特別感到興味的，側頭側頸，嚕嚕嚕的咂着嘴着；但當他在肉皮上發現了一二根沒有搯乾淨的猪毛的時候，就毫不客氣的往桌上一丟。

我的客飯來了：是一碟子茭白片炒鱔絲，一碗清鹹菜湯，兩碗堆得尖尖的像兩隻粽子似的飯。因爲沒有錢，早中兩餐，我僅僅吃了四隻大餅，現在，也就無暇觀賞胖子吃蹄膀的藝術而自顧自的吃起來了。然而快速動作的結果，才吃了大半碗，我已滿頭大汗了。電風扇在頂上「嗚嗚」的響着，但因爲是西向的店面，滿屋子的陽光剛剛撤退，所以即使有風，但絲毫沒有涼意，而且簡直像一個熱浪，一個熱浪地撲來，非常難過。而那個胖子，卻已經在兩隻手抓着胸襟，像兩隻張着的翅膀似的，斜斜地迎着電風，已在半睡眠狀態裏了。

進來了一個老頭兒，他手裏捏着一個小紙包，在桌子中間轉了幾轉，就坐在我和胖子那張桌子的另一邊。他慢條斯理地吩咐堂倌：「辣醬粉皮」；接着他就站起來拿了一隻酒盅，出去了。……他端回一盅高粱，再打開小紙包裏的油煎豆板，吃起來。

胖子又要了一隻櫸菜開洋湯，開始吃飯了。

隔壁桌上有兩個白相人模樣的青年，他們大喊大叫，用筷子敲着桌邊：「拿兩瓶汽水！快點！」

「可要弄一瓶『上海啤酒？』」另一個問。

「好呀，既然你請客，我歡迎。」

「菜呢？」

「弄一隻三鮮，一隻糖醋排骨！」

「好呀，今天聽你說，要啥是啥！」

汽水和啤酒開瓶了，吱吱的幾聲。

「啊，你們怎麼弄的，杯子格髒?!」

嘀嘀咕咕，他們兩個人喝着。

老頭子喝着酒，他不時的偷眼瞟着胖子菜盌裏的殘餘的肉湯和骨頭；胖子用調羹舀着開洋櫸菜湯喝着，櫸菜在他牙齒裏嚓嚓的響着……

一個鄉下模樣的苦力，坐在靠牆脚的桌子上，用袖子揩着額頭上的汗，對堂倌說：

「大紅湯，加一塊豆腐！」

這時候，樓梯上出現了一個油光光的胖子，女人似的乳房在汗衫裏擁擠着，探着頭向灶上的廚司點菜，聲音很尖，一連串的唱着，我一些也沒有聽懂。

隔壁桌子上的兩個青年，忽然和堂倌吵起嘴來了，一個拍着桌子說：

「……這算什麼，你要當阿拉是洋盤？是嘅？這什麼三鮮？魚圓已經餿了，海參格樣硬?!……」

「你要當阿拉洋盤，儂自己就先是洋盤！」另一個說，一面用筷子在三鮮裏挑着，揀着好的東西往裏塗：「嚐嚐看，這雞肉也不新鮮，還都是骨頭！」

堂倌在輕輕解釋着什麼；賬檯上的先生跑過來了：

「啥個先生？」

「你嚐嚐看，狄隻東西阿新鮮?!」

「都是早上的貨色，沒有隔夜東西！……」

「哼，沒有隔夜東西，魚圓就不新鮮！」

「好吧，請他換一隻，算了吧，算了吧……」另一個裝做勸着他們的。

但是賬房和堂倌都走開了。

「大紅湯」和兩碗飯，送到靠牆脚桌子上的苦力面前去了。他還沒有動手吃飯，就捧起湯來呼嚕一聲，喝了一大口，然後咂起舌子舔舔嘴唇，滿意地噯了一口氣，於是一聲不響的，閉下頭來扒飯。

「辣醬粉皮」出鍋了，端到了老頭子的面前，那是油花厚厚的很稠濃的一碗。他繼續呷着高粱，不時的看着胖子的蹄膀盌，有時又閃着眼睛看我一下。

胖子的飯吃完了，他又手叉腳的坐着，打着飽呃。堂倌送來拳頭那麼大的一塊擰緊的毛巾，放在胖子的面前；隨着收拾飯盌和筷子；這時候，老頭子的筷子已經伸到了蹄膀盌裏了，而且已經撈到了一塊很大的肉，他往「辣醬粉皮」盌裏一放……

堂倌看了看他，他說：

「關你啥事？」

這時候，樓板上一陣嘈嘈嘈嘈的聲音，樓梯上暴雨一樣，一羣「勤得慢」和「美死」們的皮鞋聲滾下來；油胖的頭，跟着出現在樓梯的扶欄上，尖聲地喊：

「還賬八萬六！」

接着我們樓下的那個瘦瘦的堂倌也喊起來：

「外檔，還賬二萬八！」

胖子搖晃着，迷迷惘惘的走到賬櫃前，掏着格子紡的短衫袋。

隔壁桌子的筷子又敲起來了：

「操啦，這個糖醋排骨像啥?!」

「來人，來人！」

堂倌又跑過去。

「排骨不要了！」

「先生，不要可以，不過你們已經吃過了！」

「吃了幾塊算錢！」

「這個不能……」

「操啦！」

老頭子在嚼着蹄膀，好像很有味。

苦力又添了一盌尖尖的飯，他把飯倒在「大紅湯」裏，呼呼的，立刻扒完了。堂倌喊：

「裏檔，還賬三千九！」

他用袖子擦着臉孔，起身走了。

我喝完了鹹菜湯，覺得肚子裏灌進了一大的菜湯，突然增加了這麼許多的湯水，飯，有些悶滿，就放了放褲帶，跑到櫃檯那裏。堂倌喊：

「還賬五千四！」

我跨出鴻慶樓，迎面吹來一陣涼風，痛快得把半個鐘頭以前的飢餓的苦味都忘記了。

「糖醋排骨！」「操啦，這算什麼……」在馬路邊上，我又聽見了這兩個人的不滿意的罵聲。

買賣街（二）

田青

「——打秦檜去！」

「——打奸臣？好，——」我把竹劍一揮，大叫：「——大家跟大大王打奸臣去！嘔，大大王，秦檜躲在哪個烏龜洞裏？」他一邊同我領了許多童伴向弄外跑，一邊氣喘喘的告訴我：

「——秦檜鑽在自家烏龜洞裏！他把小寶珠搶去了！狗入的東西！」

我們在弄口左首的一家雜貨店門口堵住了。大大王兩手叉腰向店裏望，我捏了竹劍站在他旁邊保護他。一批童伴們不停地胡吵着。

這家雜貨店，叫陳萬興，是陳阿貴這小子的爸爸開的；店裏烏黝黝很暗，掛着些紙元寶，紅燭，月正裏賣剩下來的鬼神臉殼，還有些哈德門，老刀牌香烟，關在蒙滿灰塵的壁廚玻璃窗裏。店堂裏有好多個人正在喝酒！小寶珠的假老子，陳阿貴的爸爸，大塊頭梳S髻的女人，同一些大人們，小寶珠穿了套新的花布衫褲，新絲綫紮了二條辮子，背朝外跪在一條長板凳上，陳阿貴穿了件芽藍色緞子長衫，蹺在小寶珠的並排；這兩個人聽到我們的嚷叫，回過頭來，陳阿貴皺了眉毛，把筷子含在嘴裏，下巴一抬一抬，「去，去」的趕我們，小寶珠一邊剝長生菓，一邊用畏怯的眼光看着我們。

——秦檜滾出來！——我和大大王一起叫。

滾出來的不是秦檜，而是他的爸爸；一個四十歲左右的鬍子，他倘舉起一把長柄的竹掃帚，敞開衣衫一臉孔酒瘢，罵出來：

——獨隻眼，你又來討打了？

他把掃帚揚了揚，只打在門檻上，不過嚇嚇我們。我舉起竹劍趕上去。忽然，小寶珠的假老子，「排門板阿慶」走出來了，他拖着一雙綉花藍鋼拖鞋，一頂歪戴的鴨舌帽，烏嗎呢衫褲，領子敞開着，露出雪白的襯布衫領子，紅了橄欖臉，用澀喉嚨向我喝：

——小鬼，拖到你阿爸地方去！

——那！——大大王的中指向他一伸：——打你顯親老奸臣！

小寶珠的假老子突然一把抓住大大王的前領，拖了很快地向弄堂裏走去，我們看了「排門板阿慶」的一對可怕的血眼先嚇壞了，不敢救大大王，只是跟在後面亂嚷，一起哄進了烏黑的弄堂。

開明書店

蘇聯教育制度 梅丁斯基著 莊季銘譯 六千三百元

作者曾得過勞動紅旗勛章和莫斯科保衛獎章，他著作很多，而且常被蘇聯各教育專科學校採作課本。這本書從教育的目標和組織講起，講到學校的系統和管理，職業訓練和師資訓練，教育和研究工作，把蘇聯教育制度的各方面，作了詳盡的介紹。

平民世紀的開拓者 陳原著 六千三百元

本書爲我們描下一羣人民英雄的面影，把這些巨人還原做一個人，充滿了人間味，讓我們景仰，也讓我們了解他們苦鬥的過程。英雄事業就是一連串的苦鬥，中間沒有一點僥倖。如果你了解這苦鬥的過程，你就能汲取他們的勇氣，作自己的養料。

高爾基畫傳：童年 劉建菴刻 二千七百元

本書包含木刻二十六幅，根據高爾基自傳「童年」中的情節刻出。各幅的內容互相銜接，每幅都有詳細的說明。沒有讀過原書的人，可以從這裏得到對於高爾基的童年生活的了解。已經看過原書的，將圖文對照起來看，更會覺得趣味無窮。

刃鋒木刻集 汪刃鋒刻 四千五百元

葉聖陶先生評刃鋒先生的木刻說：「他的取材多從勤勞大衆，與一般木刻家相仿，然而佛圖讜殿，綫條有力量，表現什麼都表現得出，其中有些自己的東西，似乎最爲傑出。」這本集子包含他的木刻三十幅，是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六年間的作品。

又生畫集 豐子愷作 三千一百五

抗戰期中，豐先生曾將過去所作漫畫編爲全集。當時戰訊惡劣，豐先生自以爲以後沒有再作新畫集的可能了。可是勝利突然來臨，豐先生重操畫筆，不到半年就得了六十幅，集成選集子。題名「又生」，是取「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意思。

抗戰八年木刻選集 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編 精裝本定價四萬五千元 平裝本二萬七千元

本集包含七十五位作家，一百幅作品。這些作品是從陳列在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的幾千幅作品中，精選出來的。我國人民以生命寫下抗戰的歷史，而這本選集就是那段歷史的縮影。現在已經再版出書。

本社各種書報雜誌價目（七月一日起）

小說

著者	書名	價目
西蒙諾夫	日日夜夜	12000
葛洛斯曼	人民不死	4000
戈爾巴朵夫	不屈的人們	4000
畢爾文采夫	試煉	6000
[illegible]	伊萬·尼古林—俄羅斯水兵	3000
卡達耶夫	妻	4000
[illegible]	外科醫生	4000
[illegible]等	烽火中的蘇聯婦女	3000
梭波列夫	海魂	3000
[illegible]	蘇聯英雄人羣像	3000
A托爾斯泰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3000
拉甫列烏夫等	海上英雄	2000
高爾基	早期作品選第一、二三集（中俄文對照）每册各	6000
高爾基	早期作品集	6300
格羅斯曼	特烈勃林卡地獄 中英文本各	500
帕郭烈爾斯基	黑母鷄	3500
巴若夫	寶石花	3000
蕭洛霍夫等	他們爲祖國而戰	5000
特魯索夫等	衛國戰	6000

劇本

著者	書名	價目
西蒙諾夫	俄羅斯問題	5000
奧斯特洛夫斯基	沒有陪嫁的女人	4000
高爾基	小市民	4000
李翁諾夫	侵略	3000
柯爾湼楚克	前綫	3000
柯爾湼楚克	[illegible]	4000
西蒙諾夫	俄羅斯人	3000
高爾基	索莫夫及其他	3000

詩

著者	書名	價目
[illegible]	蘇聯衛國戰爭詩選	5000

論著

書名	價目
高爾基研究年刊一九四七	15000
A·托爾斯泰 俄羅斯土地從那裏來的	2000
A·托爾斯泰等 蘇聯文學之路	5000
巴夫連珂等 俄羅斯人民的英雄史蹟	3000
史大林言論集 中俄文本各	1000
史大林演詞 中英俄文本各	500
史大林論戰後重要問題（中文本500）	
莫洛托夫十月革命廿八周年報告（中俄文本）	500
蘇聯的民主	4000
蘇聯集體農場	2500
蘇聯新五年計劃	2500
蘇聯保健	4000
今日的日本	1000
[illegible] 巴甫洛夫	2000
巴黎和會莫洛托夫演說	2500
美國的政黨	2500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	2500
柯庶烏洛夫 俄文讀本	15000
河席烏洛夫 俄文選（俄文讀本第一册補充讀物）	10000

雜誌

時代雜誌（週刊，每星期六出版）3000 預訂一個月 10000 外埠平寄另加 200 掛號 4000 航寄 [illegible]
蘇聯文藝（月刊）[illegible]
蘇聯醫學（月刊）[illegible]
蘇聯週刊（英文每星期六出版）3000 預定一個月 [illegible]
時代日報 每份 500 預訂一個月 15000 預訂三個月 40000 外埠郵費平寄 1000 掛號 2500 航空 10000

（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第四十一期

生活的記憶

苦果

「哀莫大於心死」，對於逝去的往日，我卻並不哀傷，反正是從貧寒，飢餓中爬過來的孩子，只有憤恨才能撩起我的影子，在良齋向上的心願前寫下我的記憶。

爸是個亮眼瞎子，媽是個愛流淚的村婦，帶着我逃出兵荒馬亂的故鄉。靠着雙手從早忙到黑，賺些錢來養活我，睡的是地板，吃的是稀飯饅，每天，頂重要的事是塡飽肚子；那有餘錢供我讀書。於是我只好伴着弄堂裏的野孩子鬼混，吵嘴，打架，從此我學會了罵人和野蠻；像個小鬼。有時候亦會替爹爹，拿一把鐵鉗子，到每一隻餿臭的垃圾桶裏找破片爛紙，偶然發現貴重的物品，我們就打得頭破血流的，你搶我奪最後用骰子點數的大小決定物主，一會兒又親愛的攙着小手，蹦跳的回來，翌日，再以賤價賣給紙店換糖吃，在這時候我總是高興的在媽面前撒嬌。勤奮辛勞的爸，他不願意讓我這樣的野下去，於是在一個夏季，借了千錢，將我送上學校，這時，我已十一歲了。起初我總是偷偷的跑出來玩，我捨不得那些垢面襤褸的小伙伴，學校裏穿得花綠的小姐和少爺們嫌我髒，裝着鬼臉罵我，打我，不許我玩，我孤零零的感着悲哀，寂寞。有一次他們罵我爸是拉車，媽是縫衣娘，並且會不斷的擋我，我實在氣不過，就打了起來，其中一個較小的孩子，被我打破了鼻子，血像缺了口似的淌個沒完，我急忙的從人羣中溜煙的逃回家來，心卜卜的跳，依着媽的懷裏不敢作聲，我默默的驕做自己打了勝仗，用「一打」對付這一般小鬼，那才是最激底的報復；那知道爸卻鐵青着臉，手執籐條，不問情由的朝我身上抽打，「小雜種！老子今天打死你，」推開媽，打得我嚎哭大叫，紅一條，青一條，週身抽動，睡在地板上，骨頭像脫了節一樣的酸痛。從此，我再也不敢逃學打架，乖乖的去唸書，心裏頭老是罩着一層不可理解的陰影，到今天，回想起這一晚的答刑，仍有餘驚。

隨着年歲的增加，日子亦較前難過，爸的臉上添上無數皺紋，背亦灣曲，肺病似的喘咳不停。媽的眼色更顯得灰白。吃的是大餅油條高脚餅，聽說是吃打仗的新，東洋鬼子佔據了東北、遼寧、吉林、奉天……都不是咱們的了，生意淸，東西貴，大家只好在挨餓中度日。我更知道戚繼光殺倭的故事，蟋東瓜剝營子，一點也不害怕，雖然我常是空着肚子上學，餓極了，回家喝一杯開水，直等到爸媽回來才有飯吃亦不怨恨，我模糊的懂得還是在打仗，這樣，我讀完了小學。至於四書、五經、孟子、論語，根本就沒有翻過一頁。

接着，我考取了中學裏的半費生。爸背債勉勵我，媽卻含着淚說：「孩子亦不小了，讀書，不是我們窮人家的事，還有點兒幫助」，倒不如僱輛車拉拉，「你別管，由我來負担。」「而且于實在不好受，除非晴天，拔掉債外，餘下來的僅够糊嘴，雨天那可糟了，媽不能提籃出去，而爸還要在外面受罪，爲着要活呀！我懷着憤怒和不平，將不值錢的衣服送進當鋪，換回來一捲鈔票，當票多，出不進，舊貨少，每個月終總要擇出幾張燒掉，一閃間的火焰，燒出沉默中的悲痛。學校裏的書亦沒有心思讀下去，一個代替爸爸的求生念頭，啃着我的心，但我不敢直說。有一次我乘着討債人剛發過脾氣走後，對着愁眉的爸說：「我不想讀書了，我想拉車子去，等到債還淸了再說吧，反正還可以讀夜書的呀」，爸沒有說話，於是第二天開始了我的腳生涯。我年輕力壯，拉得快，所得的錢超過爸爸，可惜要錢少，路綫不太熟，又不懂交通規則，在一天剛拉了三次交易，不知什麼會事，被巡捕老爺拿走了坐墊，一天的收入作了禮物，臉上還帶着五條熱烘烘的烙印，爸見我[illegible]地回來，摟着我的頭憂戚的說：「孩子！咱們是有家歸不得呀，受人家欺侮，別離過，等到打退了日本鬼子，我們就可以回家了」我知道爸比我更苦，「爸！我不難過，爸！」我忍不住的哭倒在他懷裏，我深深的感到家的溫柔和慈愛，書只讀一年半，上海已淪爲孤島，沒法再活下去。爸不願意拉車毀了我前途，而我亦想離開這鬼地方，隨着年輕人去流亡，總比受氣要自由得多。就在一個無月的深夜裏，我背着一捲破蓆子裹起的行李，離開了爸媽，走上我自己底征程。我回頭看見爸挺起胸膛，眼睛裏閃着火把的光，毅然的站在弄堂口，像個不可侵犯的勇士，我永遠忘不了他這初次的挺胸，亦是最後一次的倔強，我尊重他，我瞭解他，我忠實的接受他的禮物——生命的力量。我彷彿聽見一句沉重的囑咐，「孩子！走吧！勇敢的去走你的路，爸會永遠的記着你」「是的；爸！我聽從你的話」。只有媽還在無聲的暗泣。

這一切好似天邊飄過的浮雲，不可捉摸，當我提筆寫此文時，已過了八個年頭，才深深的感着上學還願學早的苦楚。爸離開人間已有四年了，媽活得更苦，爲着不負死去的父親，在以後無盡的歲月裏，願我自勉之。

路

小音

「路，是在沒有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

人們是怎樣的在選擇着他們的路，或正向他們所選定了的路走着。曲折，迂長的道路上永無截止的行走着一批批的鬥爭者，先行者的歌溫暖了每一顆前進者的心，先行者的血照亮了路。

路上了眞理的征途，就不該有一條彷徨，猶豫，但誰也不可能去否認這樣的話：「在同一個目標下的同行者，也會經歷着不同樣過程」。我要這樣說：「沒有不値得去的地方，因爲沒有一處沒有工作與學習，只要去搾取，你總會獲得你所應得到的」。

如果誰在勇敢地走着他自己的路，那是他的本分，沒有什麼値得驕傲的。

此時，與朋友們分手了，我會留戀，但我決不猶豫，因爲「猶豫不但是困倦的，也是最無用處的」，戰鬥在召喚着我，在不同的角落，用着不同的鬥爭方式，走着不同的征程，但我們都是同一個方向，爲了自由，希望，笑，我們活着，就此，生命是永遠的鬥爭，也永遠期待那一天——那是我們開始歡笑的一天，也是鬥爭者獲取收獲的一天！

讀者·作者·編者

★關於新園地，我願虔誠地提出兩點意見：

第一，不要絕對拒刊長稿，因爲這是一個以培養新進青年作家爲第一要義的園地，似不宜拒絕（至少是不鼓勵）他們寫長篇；當然我不贊成濫作。一個初學習作者固宜寫得短，但卻並不是一切短的都比長的容易寫，實際的生活經驗和客觀的題材對於「應該寫得長或短的問題」是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的，老實說，我現在正想把二十年來在鄉村裏實際經驗到的許多微賤的面孔試着塑幾個較大的型像呢。

第二，我覺得對於新園地的作者應該給以多多的教養，光是讓他們自己摸索着走這過程是很慢的，如果實際上辦得到，我很希望在一定的適當的時間內給我們找幾位名人開一次文藝講座，並且就我們的習作中揀幾篇加以分析，批評，指示。（王科一）

★新園地以後不能刊登長的稿子，是因爲篇幅小，希望使更多的寄稿者獲得刊登的會機，又使讀者不覺得份量的沉重。不登長稿並非不要長稿，我們還是歡迎有長篇來，讓我們細細的閱讀，貢獻一點粗陋的意見。對於初學者，發表當然是最好的鼓勵，但如果是一位將成大器的初作者，倒是並不急着把自己未成熟的習作迅速公世，巴爾扎克寫了九十多部「人間喜劇」，可是他在學習時期未發表而撕毀的作品，據說也有一樣多。我們所熟悉的丁玲女士，當她以「莎菲女士日記」一鳴驚人之前，已寫了好多年不發表的習作。所以我以爲新園地的作者不必因不登長稿而覺得受了限制的。

★設文藝講座之類的事似乎並無必要，要更好的寫作，似乎先應更好的生活和讀書。對於已發表的作品，歡迎讀者多多的提供意見。（園丁）

夜和黎明的歌

丁如

跋涉着
澤林
田野
和青紗帳
我們
戰鬥
爲了人民
——舊作：運河

一、火車頭

銳利的汽笛
刺破
死一般底沉靜
以高速度
奔馳過江南平原
火車頭
載着我們
通過深夜

二、來了

曉風拂着田野
田野上
我來了
早安啊
村子裏巳經來往着
工作的人們
工作的牛，和
工作的鋤犂了
你好
謝謝你
來接我的同志
我們
再握一次手

三、自言

我還是孩子
穿上軍衣
就成了一個兵
我有我的快樂
有我的驕傲
因爲
在中國人民爭自由底
行列中
也有着
我底
名字

三、槍

在陽光下
閃着光
好漂亮啊
槍
槍是
以同志底血
換來的
像農民愛他的土地
像我愛衣袋裏的金星筆
我愛槍
因爲
農民從土地得到新生
而我
用詩和子彈
射擊敵人

五、夜崗

多好啊
這一片
綠色的山和
綠色的海
稻麥
像大地的髮
給風吹得搖響
月光好白
我，一個年輕的哨兵
守衛着
這一片
豐沃的土地
守衛着
我底同志們
守衛着
我們底司令

六、星星

星星呀
你每夜照着
這戰鬥的
田野
照着我們
戰鬥的伙伴
你是我們底
吹不滅的燈呵
更亮地發光吧
我們
要在還沒有月的晚上
來一次襲擊

七、夜渡

近啦
兩條白綫似的
軌道
巳經看得見了
把槍彈上膛
腳步輕一點
再點一次人數
八十個，不錯
好，同志們
前進
鐵路馴順地橫躺在腳下
沒有驚動一株草
沒有一聲狗叫

八、又是一個起點

就這樣
我們
從路北
到了路南
清晨
我們
出現在村裏
人們用驚奇和親切的眼光
注視着
自己底軍隊
又來了
老鄉
久違呀
這裏
將有新的花朵
新的戰爭……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 12 鉅鹿路一弄八號 電話：八四六九八

·徵求基本讀者簡章·

㊀甲種戶一次交十萬元，乙種戶交五萬元。
㊁甲種戶購本版書七五折，外版書八五折，乙種戶購本版書八折，外版書九折。
㊂書款存於戶內扣除，甲種戶續交五萬，乙種戶交三萬，仍可享上項優待。詳章書目備索。

·最近新書及重版書·

書名	著譯者	價目
憩園（長篇）	巴金	六·九〇
駱駝祥子（長篇）	老舍	八·六〇
淘金記（長篇）	沙汀	一〇·〇〇
前夕（長篇）	靳以	三〇·〇〇
邊陲線上（長篇）	駱賓基	六·五〇
夢之谷（長篇）	蕭乾	八·四〇
沃土（長篇）	田濤	七·五〇
人生採訪（報告）	蕭乾	一五·〇〇
古屋（長篇）	王西彥	八·九〇
屠格涅夫選集 羅亭	陸蠡譯	八·〇〇
貴族之家	麗尼譯	一一·〇〇
前夜	麗尼譯	九·五〇
父與子	巴金譯	一一·五〇
煙	陸蠡譯	一〇·〇〇
處女地	巴金譯	一五·五〇
娜娜（左拉）	焦菊隱譯	二四·〇〇
桃園 弱小民族短篇	茅盾譯	八·七〇
浪子回家集（紀德）	卞之琳譯	六·八〇
懸崖（岡察洛夫）	李林譯	一四·八〇
獵人日記（屠格涅夫）	耿濟之譯	一九·〇〇
冰島漁夫（羅逖）	黎烈文譯	八·五〇
春潮（屠格涅夫）	馬宗融譯	八·六〇
大衛·高柏菲爾	許天虹譯	四六·〇〇
死魂靈（果戈里）	魯迅譯	一九·〇〇

·最近新書及重版書·各書照二千倍發售·